

· 华德福绘本系列 ·

堂吉珂德的奇异冒险

[瑞士] 于尔克·舒比格 / 文 [保加利亚] 雅森·朱瑟雷夫 / 图 邓 晶 /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

· 华德福绘本系列 ·

堂吉诃德的奇异冒险

[瑞士] 于尔克·舒比格 / 文 [保加利亚] 雅森·朱瑟雷夫 / 图 邓 晶 / 译



5
3277
28
639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堂吉诃德的奇异冒险 / (瑞士) 舒比格著; 邓晶译.
—天津 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309-7372-1

I. ①堂… II. ①舒… ②邓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
图画故事—瑞士—现代 IV. ①I52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5997号

Jürg Schubiger: SELTSAME ABENTEUER DES DON QUIJOTE illustrated by
Jassen Ghiuselev ©Aufbau Verlag GmbH & Co. KG, Berlin 2003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-2013-93号

堂吉诃德的奇异冒险

出版人 胡振泰

作者 于尔克·舒比格 雅森·朱瑟雷夫

译者 邓晶

责任编辑 田昕

装帧设计 亿点印象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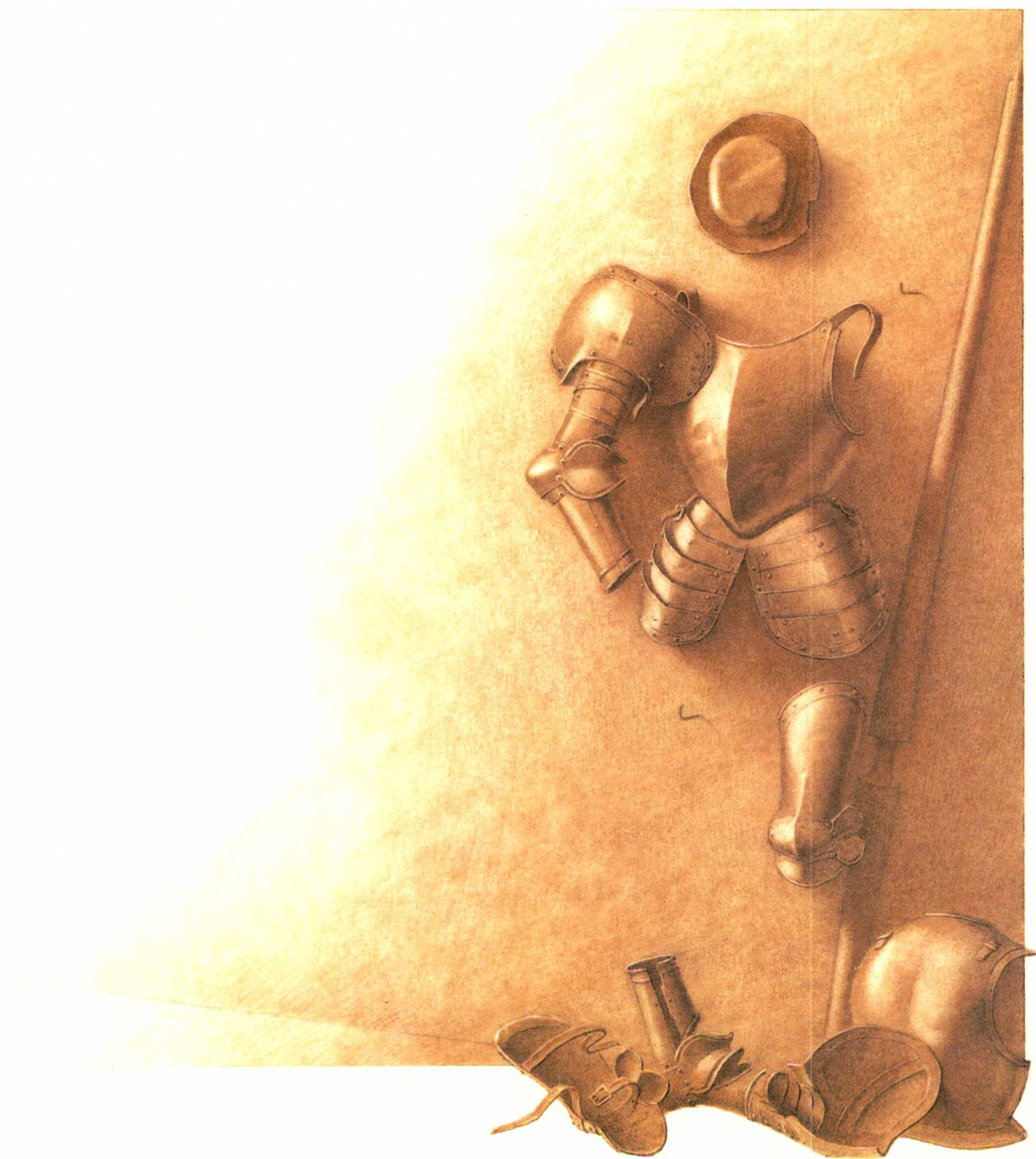
规格 12 开 (889×1194毫米)

字数 2千字

印张 2.5

书号 ISBN 978-7-5309-7372-1

定价 39.80元



勇敢的堂吉诃德的故事已经有四百年之久了。故事的编撰人是西班牙人米盖尔·德·塞万提斯。在开始写作之前，贫穷的贵族塞万提斯做过军人、奴隶、商人、政府公务人员和俘虏等等。

拉·曼却是西班牙风沙最大的地方，这儿生活着一位绅士，故事就是由此开始的。绅士家有十几株葡萄、几亩农田和牧场以及一匹瘦削的老马。他还有一间装满了书的房子，书里讲述了那些著名骑士的传奇故事，故事里还有野蛮的强盗、如塔一般高的巨人、法术强大的魔法师，当然，还少不了被强盗夺走、被巨人恐吓，或者被魔法师施了魔法的城堡公主，而书里的骑士则迫不及待地要去解救公主。





骑士和坏蛋们勇敢作战，经常身受重伤，但是他依然会取胜。骑士像切熟西瓜一样把巨人从中间劈成两半。绅士沉浸在这些英雄传说中，越陷越深，直到他几乎完全生活在这些书山中。如果他哪天不读书，就会和神父、理发师吵架，要么就和一个叫做参孙的聪明学生争论一个问题：这些著名的骑士中究竟哪一个才是最勇敢的？由于长时间读书和睡眠不足，绅士的精力几乎被榨干。他决定亲自体验一把，做一个游侠骑士，骑上马，全副武装地出发去冒险。

从书里绅士已经很清楚骑士要有些什么装束：盔甲、长剑、长枪、盾牌、一匹快马以及一个随从，随从在骑士上马时可以扶住马镫。一些骑士的装束从绅士的曾曾曾祖父时就已经堆在家的一个角落，静静等着生锈呢。绅士把这些装束搬到阳光下，打扫一新，缺哪补哪。骑士头盔上少了面盔，所以他就剪了一块厚纸板，并且用金属丝加固。就这样，他又给自己的猎枪加上了顶盖，战斗时他可以把顶盖打开。

这之后他又把自己那匹瘦削的老马装扮成骑士的战马：自然还给它起了名——驽骍难得。为了表明他今后不再是乡村绅士，再也不叫吉哈诺先生（这就是他的真名），他给自己新起了个名，叫拉·曼却来的堂吉诃德。他的邻居桑丘·潘沙，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民，可以做他的随从，帮忙抬行李。



“随从？”桑丘反问着，好像他刚刚听到的是“水葱”两个词儿似的。

堂吉诃德告诉他骑士随从究竟是什么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经历了特定的冒险，随从的身份会变成什么：伯爵或者公爵。桑丘·潘沙愿意成为伯爵或者公爵。如果他必须从随从开始的话，好吧，没问题，哪怕是将军也曾经做过小兵呢。

现在只差最后一件事了，这件事很重要，那就是城堡公主——每当夜幕降临就会让这位新骑士牵肠挂肚的女孩。作为一名游侠骑士，必须有一段爱情，塞万提斯说，这就好像夜幕必须得有星星的点缀一般。

堂吉诃德心里想起了邻村托波索的一个年轻姑娘，她从来没有发现过堂吉诃德深情注视她的眼神。就是她了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就是她了，除了她谁也不行！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小姐。这样尊贵的名字配得上她的美貌，也配得上堂吉诃德的大

名，而且还很适合用来写情歌：

哦，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：

我的心脏怎么啦？

它跳出我的胸膛，

在你的木门上敲响。

第二天，堂吉诃德起床穿上骑士的全副装备，瘦小的他坐在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上就像个钉子；而他身前的随从胖得跟水桶似的，横坐在驴子上。据塞万提斯说，此时，其他的村民还在睡梦当中，朝霞是如此柔和，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柔和。桑丘·潘沙心里想着自己的太太。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腰身和洋葱一样圆的农妇，身上穿着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的豪华服饰。

太阳出来了，慢慢爬到两人的头顶上。到处都是一片祥和，没什么可冒险的。啊哈，那就有一个。他们来到一大群风车前，数量有三四十个那么多。

骑士道：“好运来了，我亲爱的朋友潘沙。你看见那儿的巨人了吗？”

“什么巨人，先生？”

“那儿，那些长着长胳膊的巨人。”

“请您原谅，先生，那是风车。”桑丘反驳道，“您叫胳膊的那个东西，是风车的翅膀。”

“对于冒险，”骑士说着，“你真是外行，这个一眼就能知道了。”他给老马安上马刺。“别跑，你们这群胆小的家伙，”他朝着风车大喊，“前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！”

一阵微风吹来。庞大的风车翼开始转动。这群巨人看起来

好像长出了更多的手臂。因为愤怒，堂吉诃德全身的骨头开始嚓嚓作响。他的老马全力前进，朝第一个风车奔跑过去，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，但是风力把长枪甩了出去，把骑士连人带马直扫出去。长枪的柄断成了碎片。

桑丘·潘沙惊得目瞪口呆，嘴巴、鼻孔和眼睛全都鼓得大大的。当他走到骑士身边时，骑士正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，旁边挨着他的老马。桑丘叹息着说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，先生，那是风车，我说了那是风车。”

桑丘·潘沙帮着骑士站了起来。

“我得给我的长枪找一根新的枪柄了。”堂吉诃德说着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骑士浑身上下都在疼。但是他依然觉得骄傲、幸福。

“这样庞大的东西，”他心想，“只有真正的游侠骑士才会碰上。”

“请您原谅，先生。”桑丘·潘沙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大肚子。他想提醒下堂吉诃德，现在是吃饭时间了！

塞万提斯让这两位劳累的旅行者在一棵树下过了夜。但是他没有说究竟是橡树还是榆树。几天后他好心地给他们安排了一座城堡。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堂吉诃德看见自己面前竖着好几座塔，塔顶在闪闪发光，还有一条护城沟，一座吊桥——所有的东西都和骑士故事里描述得一模一样。对桑丘·潘沙而言，这座城堡不过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旅店，这儿住着赶骡子的牧人和旅途中的商人。店主对他而言也不是城堡主，而只是一名店老板，那些靠门站着的风骚女人，也不是城堡的小姐们，而是……好吧，不说你也懂的。

堂吉诃德给这些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以示问候。“尊敬的女士们，”他和她们攀谈着，顺手把纸做的面盔稍稍抬起来些，“我很荣幸，我刚才，嗯……”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女人们往后退了退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店主摆上来的吃的不过就是些老面包和硬邦邦的鳕鱼干，和城堡里的食物可不太一样，但是堂吉诃德觉得这跟皇室的晚餐一般丰盛。等他出去时（嘿嘿，当然骑士也是有三急的），一个女人说：“真是个奇怪的家伙！”

“这个家伙不奇怪，”桑丘隔着桌子大喊，“他可是从拉·曼却来的尊贵无比的骑士堂吉诃德，聪明异常、强壮无比的骑士，他就好像黑夜的闪电一般！他比卡尔大帝，比卡尔·屈内还要勇敢，比世界上所有的卡尔，比所有家伙都要勇敢！”



清晨，堂吉诃德用各种溢美之词谢过了店主，他还一直以为店主是一位城堡主呢。店主可不想要恭维的话，他只想要自己的报酬：一吃饭的钱，二房间的钱，三他们的驴和马吃掉的大麦和秸秆的钱。堂吉诃德刚开始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等他再开口时，说的是：“不管何时，不论何地，游侠骑士总是受到款待的、受欢迎的客人。我还从来没听说过，也从来没读到过，骑士还得要付钱的。”这下两人大吵了起来，堂吉诃德火冒三丈，骑着马就走了。

还站在驴子旁边的桑丘·潘沙就只能做他主人的替罪羊了。一位旅途中的商人赶紧取来一块床毯，桑丘被推到这块毯子上，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把毯子兜起来，然后连人带毯子一起抛向空中，一次、两次……二十次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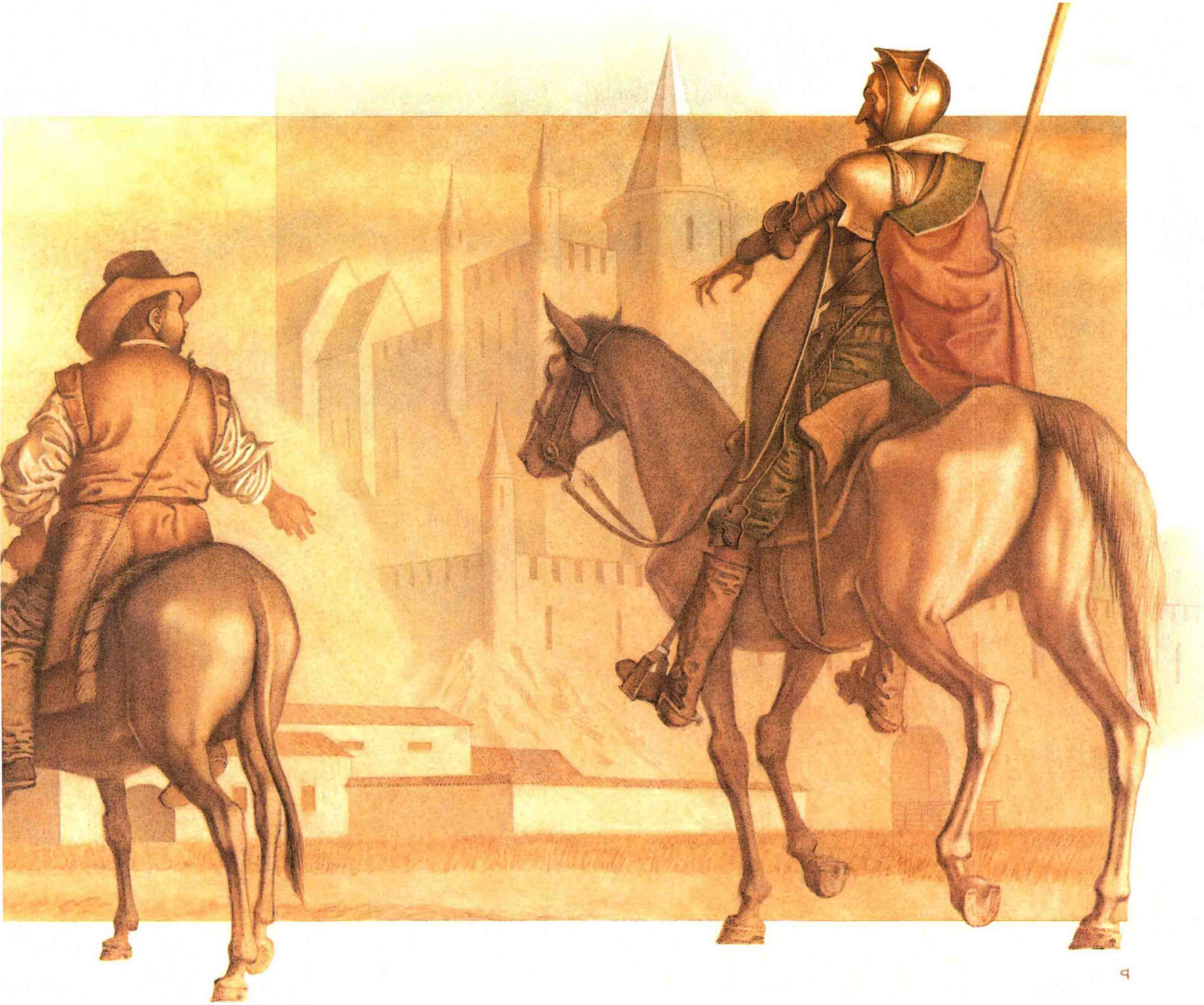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堂吉诃德听到动静，掉转头折回来，看见自己的随从是怎样在围墙后面跟一只肥鸟一样飞了起来，是怎样挥舞着手臂，怎样摔到地上，又是如何地哀嚎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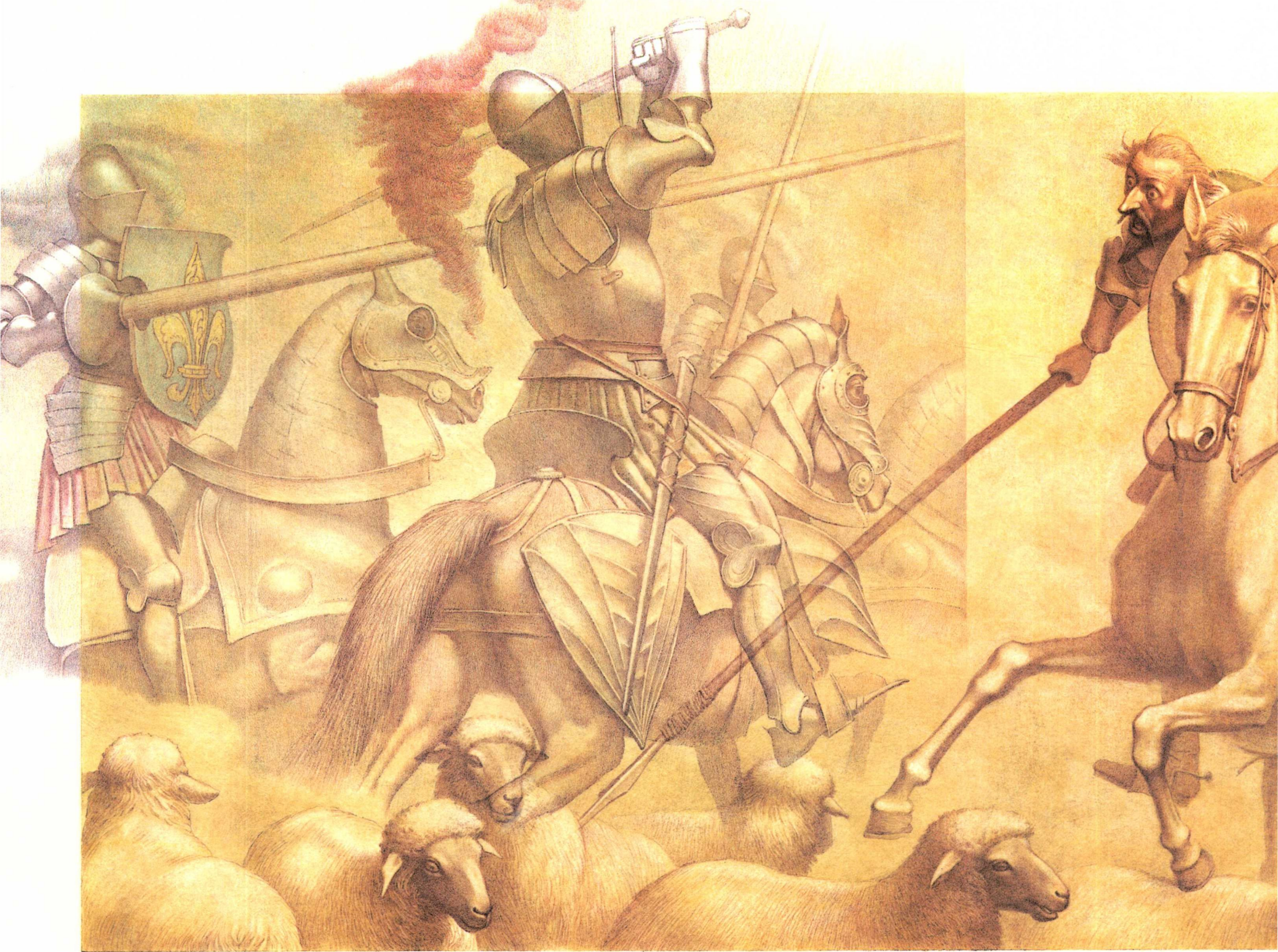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也算是冒险吗？”桑丘·潘沙问道，“如果这也算是我的话，那这根本就不是骑士的冒险，而是他的随从的冒险！先生，天知道，这公爵名分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。

“啊哈，桑丘，我的朋友，这肯定是那些恶魔和鬼怪在捣鬼，他们在玩我们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他们在来回抛你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办法动弹。光凭这点你就可以发现，如果没有魔法作怪的话，我一定会发疯一样给你报仇，我发誓！”

“那些流氓，先生，那些恶棍和无赖全都是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，我跟您发誓，他们身上全是恶棍的肉和无赖的血。”







堂吉诃德沿着街道望过去。一大群浓密的尘土迎面而来。“能扬起这么多灰尘的，肯定是一支强大的军队。”他说道。

“两支，”桑丘说，“那上面又过来了一大团灰尘。”

堂吉诃德激动地好像燃烧起来的木柴一样，“这两支军队要在这儿汇合！我认出了那个国王，还有他的死对头。我们要替国王作

战！”堂吉诃德数着他所知道的人物：这帮人里有他在书上读到过的全部士兵和英雄，真是太多了。

桑丘·潘沙什么都没看到，也没有听到他的主人所听到的嘶鸣声、喇叭声、战鼓声。“先生，我听见的，”他说，“就只是羊叫而已。”事实上，那也不是什么军队，只是两群要汇合的羊群而已：绵羊、山羊还有它们的牧羊人。

堂吉诃德给驽骍难得安上马刺。现在桑丘只能绝望地看着，他的先生是怎样冲进羊群，怎样用长矛把一只绵羊刺杀在地，接着又是一只，终于，他又看着羊倌们是怎样用石子砸他、扔他，石头砸中了他的肋骨和脸，最后他摔倒在地。

羊倌们以为自己把他杀掉了，就赶着羊群走开了。堂吉诃

德四肢伸开躺在地上。桑丘现在才敢靠近些。“我不是说了吗，先生，那是羊，我说了，那是羊！”



堂吉诃德稍稍抬起头：“你来，桑丘，用你的手指摸一下，看一下，我是不是少了几颗牙齿。我的右脸疼得厉害。”

“您还剩几颗牙齿，先生？”

“五颗，如果全部完好无损的话，四颗。”

“嗯，”桑丘·潘沙说，“下边您还有两颗半，上边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了。”

骑士心里还是一直挂念着杜尔西内娅。他常常幻想着公主此时正坐在城堡里绣花。

“她的一个笑容，”他对随从说，“就会让我的勇气加倍。”

“没这个必要，”桑丘反驳，“您还是少点勇气比较好。”

他们骑着马前往托波索。当他们抵达村庄时已经半夜了，这时能听到的就只有狗和驴的叫声，那头驴“吱吱、吱吱”地叫，像是一扇年久失修的门。他们回到一片小橡树林里。在这儿骑士交给他的随从一个任务：去城堡里找到公主杜尔西内娅，用最谦卑的态度给她带去他骑士的问候。

桑丘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“但是，先生……”

“去吧，我的孩子，”堂吉诃德说，“不要被她的美貌所倾倒。”

桑丘慢慢地朝村庄走去。“不要着急，”他安慰自己，“罗马也不是一天工夫建好的。老天也肯定没有绝人之路。”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一条妙计可以用了。

